

经行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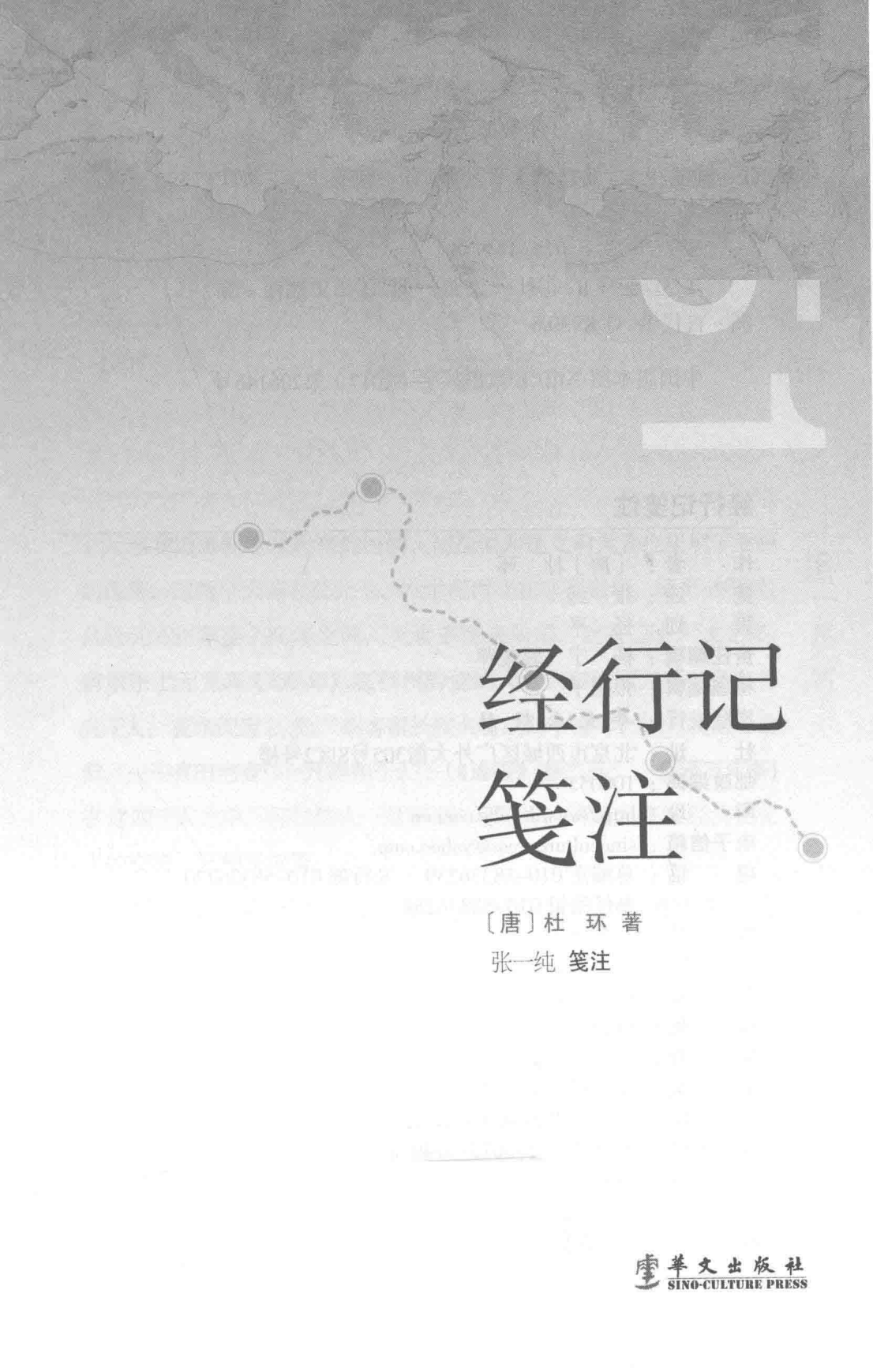
经行记 笺注

[唐]杜环著

张一纯笺注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经行记 笺注

[唐]杜环著

张一纯笺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行记笺注 / (唐) 杜环著; 张一纯笺注.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75-4749-8

I. ①经… II. ①杜… ②张… III. ①历史地理 - 亚洲 - 古代 IV. ①K9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6146号

经行记笺注

作者: [唐] 杜环

笺注: 张一纯

策划: 杨平

责任编辑: 杨宁 郭俊萍

特邀编辑: 张国平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址: <http://www.hwcb.com.cn>

电子信箱: sinoculturepress@yahoo.com

电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58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3.25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749-8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当我国唐朝建立起来的时候，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也出现于亚洲的西部，这两个大国在公元七、八世纪时交往非常密切。据史书所载，从公元 651 年至 798 年之间，大食遣使来华的，就有三十六次之多。唐肃宗上元元年（760 年）在扬州居住的大食人和波斯人至少已有好几千人。玄宗天宝以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三年条）在这四千人之中，阿拉伯人一定不少。可见当时两国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已相当频繁。

唐玄宗天宝十载（公元 751 年，伊历纪元〔Hijira，希吉拉〕133 年），唐将高仙芝和石国发生了武装冲突。石国兵败，乞援于大食。高仙芝率军深入，到了怛逻斯城（Aulie Ata），就“与大食相遇，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夺大槌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将士相失……（李嗣业和段秀实）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载条）这就是怛逻斯一役的简单经过。

怛逻斯之战的影响是很广泛的，它的影响最突出的首先是我国

造纸术的西传。世界上首先用破布、植物纤维来造纸的，众所周知是中国人，古代埃及人的纸草纸没有经过化学变化，质地脆弱，不能算作正式的纸。这个真正的“造纸工业为中国之专利，自此（怛逻斯）役以后，大食人把中国俘虏带至康国（Samarkand），造纸之术由是传布于回教诸国而流传至西方……此物一与，逐使埃及之草纸及皮纸一概消滅……大地一切国家之人，皆利赖之。”（《西突厥史料》中译本，第274页）过去西方人认为阿拉伯人学会造纸术是在704年，继经加拉拔色克（Karabecek）指其错误，现在一致认为是在751年（Hoernle: *Who was the Inventor of Rag Paper? J. R. A. S.* 1903, pp. 663-684）。当造纸术西传的时候，不仅康国、大马色（Damascus）有了造纸场所，波斯也在793年开始造纸，巴格达在793—794年间也设立造纸工厂，此后埃及、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都先后受了中国的影响，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各国造纸时浸料与撩取完全用手工，和中国的古法造纸并没有两样（J. C. Oswald: *A History of Printing. Chapter XXV. paper*）。英国李约瑟说：“中国的发明曾为欧洲的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一至第六期汇编，第4页）这也是指造纸术西传而言。

《经行记》的作者杜环是杜佑（735—812年）的族子。他是高仙芝兵败于怛逻斯时给大食人俘去两万个俘虏中的一个。杜环也作杜还、杜瑰，还与环同，关于杜环的西行，杜佑曾有以下的记述：

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至西海。宝应初（762年）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七）

唐代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阳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阳杜氏。”杜佑为襄阳杜氏（马永卿：《懒真子》卷一，杜氏族系条），而自称为杜陵系统（《全唐文》卷四七七，《郊居记》）。史书不记杜环生平，孙诒让《唐杜氏考》（《籀高述林》卷一，第11页）、郑鹤声《杜佑家世系统表》（《杜佑年谱》，第13—14页）并阙而不书，其实也无法探考。杜环的《经行记》是一部久佚的书，今见之于《通典》的仅有一千五百十一字，它能够翔实地反映当时中亚各国和大食、拂菻、苫国的情况，又提到了锡兰、可萨突厥、摩邻国。所以后人对它的评价是很高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通考》中的转载不用说了，单就它所记的伊斯兰教教法来说便有以下记录。如：

（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引）

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致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原误“不”为“大”，今改）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引）

“从此至西海以来，大食、波斯参杂居止。其俗礼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同上）

这是关于伊斯兰教很简要、正确而得体的最早记录。陈垣先生说：“中国典籍记回教事最早而又最正确者，当推杜佑《通典》，佑之族子环……居西域十二年，（归）……作《经行记》……《通典》常引用之……”（《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一号）白寿彝先生说：“（杜环对）伊斯兰教义有相当正确的知识，把他所知道的教义记在《经行记》里，遂成了伊斯兰教义之最早的中文记录，这在中国伊斯兰史上也是一件大书特书的事。”（《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第127页）

不止如此，《经行记》里还有很宝贵的记载：

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

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引）

这段文字虽然非常简略，但是它说明中国绫绢工人、金银业工人、画家的西传。换句话说，它标明唐代生产技术的西渐，并保留了好几个手工业工人的姓名。远在秦汉时期，我国丝织品已流行于西方，那时欧洲人是用黄金和它比价的。南北朝末期，东罗马从中国传入蚕种，开始了养蚕。到了当代，我国纺织机械、技术的西传，发展了阿拉伯人的手工业，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为宋元时代巴格达、摩苏尔纺织业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经行记》这段记载有力地说明怛逻斯之战前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些情况。

杭州丁谦很早就爱好这部《经行记》，他从《通典》中之所见，写出了《经行记考证》一书（《浙江图书馆丛书》本）。王静安从明代嘉靖年间李元阳本的《通典》中将散见的《经行记》辑为一书（《王静安遗书》外编，《古行记校录》），不过没有附以注释，且不依《通典》的次序。1866年，英国的亨利·玉尔（Henry Yule）曾译《经行记》中

拂菻国部分于 *Cathay & the Way Thither*, Vol. I, p. 235。1885年,德国夏德(Hirth)也将《经行记》拂菻国部分译为英文,见 *China & Roman Orient*, p. 95。1903年,法国沙畹出版《西突厥史料》时,曾在其第四篇中引用《经行记》数处。1911年,夏德复和柔克义(Rockhill)将《经行记》拂菻部分转载于《赵汝适》(*Chau-Ju-Kua*) p. 104。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交广印度两道考》里引用了《经行记》之外,并大谈其“拂菻”对音。1929年在《通报》上发表《黑衣大食都城之汉匠》,讨论《经行记》大食条中的一段。日本方面桑原鹭藏在《蒲寿庚考》里重视杜环作品之外,白鸟库吉在1904年将《经行记》中拂菻国、摩邻国及大食法、大秦法、寻寻法等全部引用,并且说它是“关于拂菻方面唐代之第一史料”。(《大秦国及拂菻国考》,《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石田干之助在他的《中西文化之交流》和《长安之春》(第207页)里都谈到了造纸术西传与杜环活动。去年,前岛信次发表《怛逻斯战考》,讨论这次战争的成因(《史学》第三十二卷一号)。我国学人张星烺、冯承钧、向达、白寿彝等先生都重视杜环的著作,1960年岑仲勉先生还说过这样的话:

杜君卿(佑)与环既同族,不将《经行记》全部纳入《西戎典》,而使人莫窥全豹,是亦天壤间一恨事。(1960年6月2日给作者的信)

其见称于国内、国外学者又如此。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个《经行记》,友人李叔和先生多次鼓励我为之作注。解放前,我在福建协和大学工作的时候,课余搜集资料写成了《杜环经行记笺证》,继经傅衣凌先生校阅,出版于福建,但印数不多。新中国成立后,我深悟前书仓促之失,便下决心全部重新

整理，得到了岑仲勉先生的大力支持，岑先生和我神交二十年，彼此虽未识面，而最近几年论学书疏往来不绝，他对我的教诫谆谆，情见乎辞。遗恨的是，当我整理改写工作全部终了的时候，岑先生已经辞世，使我失去就教改正的机会，抚卷叹息，不禁怅然自失者久之。

这里还必须附带说明的是：(1) 这次整理是依据《通典》所引《经行记》原文先后顺序排列，参考《通志》《通考》《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古今图书集成》引文、《王静安遗书》外编《古行记校录》（海宁王氏校印本）来校注，并称王静安《古行记校录》本为王静安校本。各本原来俱乏分国标题，今增补之，以清眉目。(2) 杜环所记历程，正确推算，很有困难，世称玄奘之二百五十里与赤道一度相当（Richtofen: *China*. Vol. I, p.542），玄奘之一里约当440公尺，亨利·玉尔主张玄奘百里，解为一日行程（*J. R. S.* 1872, p.92）。堀谦德主张玄奘里程换算率：在平地五里为一英里，在山地以六里为一英里（《解说西域记》凡例，见《西北古地研究》，第56页）。足立喜六认为玄奘一里等于0.17英里（二十四米达）或0.15英里（《法显传考证》中译本，第104—105页）。桑原鹭藏说：“唐里距离较今稍短。”（《续史的研究》，《西北古地研究》，第56页）杜环之里程换算，也只能说是如此而已。

张一纯

1962年6月23日

于山西大学



目录

001

- 一 拔汗那国 / 001
- 二 康 国 / 007
- 三 师子国 / 013
- 四 拂菻国 / 015
- 五 摩邻国 / 025
- 六 大食法、大秦法、寻寻法 / 027
- 七 波斯国 / 031
- 八 石 国 / 033
- 九 碎叶国 / 037
- 一〇 大食国 / 057
- 一一 末禄国 / 071
- 一二 苦 国 / 077

附 录

从怛逻斯战役说到

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 085

亚俱罗考 / 125

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 / 149

杜环与耶路撒冷（鞞萨罗）/ 169

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 / 183

一、拔汗那国

拔汗那国

公元前一、二世纪时，拔汗那(Ferghanah)之地为大宛国，为伊兰语系国家，人口达三十万，经济以农耕兼畜牧为主，并产汗血马著名。南北朝时代称破洛那，《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俱作跋汗，并云“西北去石国五百里”，即“古渠搜国”（而《北史》同卷又作破洛那、洛那国）。《西域记》作怖捍（卷一）。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跋贺舵，藤田丰八《笺释》“舵”当为“那”。《通典》卷一九二《边防典》云“拔汗一名判汗”，《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三年条称：开元三年（715年）拔汗那为大食等所侵，其王奔安西求救，张孝嵩发兵援之，大捷，大食等国请降。《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称唐“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征甲马……拔汗那胡不胜侵扰。”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改其国号为宁远（《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今锡尔河上游费尔干盆地即其地。

在怛逻斯南千里，东隔山。

《西域记》云：“国周四千余里，山周四境。”（卷一）

天山在其东。怛逻斯详见《碎叶国》。

《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引误“怛”为“恒”，“千里”作“千余里”，均不确。

去疏勒二千余里，西去石国千余里。

疏勒，唐太宗贞观中内附，唐置疏勒都督府（《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条），故治在今新疆喀什噶尔。其与拔汗那距离乌里约七百六十里。《西域记》谓“（赭时，即石国）东南千余里至怖捍”（卷一），是石国在拔汗那西北，与上述《隋书·西域传》合，唯《隋书·西域传》所载里距有误。

《通典》卷一九二，引作“西去本国千余里”，“本”字误，今从《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通志》卷一九六引改。而《寰宇记》引夺“余”字。

城有数十，兵有数万。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拔汗那……去京师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真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真珠河，见《石国》）西鞬，张星烺谓不可考（《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第155页）。沙畹云：“西鞬应是 Akhsikath 之省译，考 Edrisi 地志：拔汗那除乡村外，有大城七，其重要者曰 Akhsikath，城在 Chach（Sir

Daria) 河北(《西突厥史料》中译本,第137页)。《新唐书》同卷又称“以渴塞城为休循州”。此休循州 **Kasan** 为拔汗那首府,一要城也(《西突厥史料》中译本,第248页,引 **Aboulféda** 地志)。张星烺又谓:“可汗那(**Kokana**)为拔汗那境内一城,约在……锡尔河南岸。《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所载开元二十一年三月及十二月可汗那王易米施遣使来朝事,即此城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第157页)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沙畹疑可汗那系石汗那之误(《西突厥史料》中译本,第314页)。居 **Kafiragan** 上流,今 **Denon**(冯承钧:《西域地名》,第61页)。张说非。毗尔(**Beal**)比石汗那于 **Hissār**,恐不确(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第149页)。

《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引作:“户有数千,兵有数万”,近似,今从《通典》卷一九三引。

大唐天宝三年,嫁和义公主于此。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将盖嘉运破吐火仙时(详见《碎叶国》),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与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共攻怛逻斯城,斩“黑姓可汗”尔微特勤(勒)及弟拔斯(唐将),收散落百姓数万,悉付阿悉烂达干以归(《册府元龟》卷三五八),后改其国号为宁远,并以和义公主嫁之。《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载有739、741、745、749、751等年阿悉烂达干遣使入唐。《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改其国号宁远,帝以外家姓赐其王曰寔,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通鉴》卷二一五,天宝三载条:“十二月癸卯(十四),以宗室女为和义公主嫁宁远奉化王阿悉烂达干……”(《唐会要》卷六,和番公主条所记同之)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九所载,此和

义公主为玄宗“四从弟前河南府告成县令参第四女”。

和义公主嫁拔汗那一事，依上列诸书考之，其在天宝三年无疑，《通典》卷一九三、《通志》卷一九六、《通考》卷三三七、《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引文俱作十年，今改之。时杜环尚未被俘，所记容易失实，或当时传写之误，若谓此乃怛逻斯战后事，恐杜环时已被俘，不得见矣。《通考》卷三三八又作天宝三年，《寰宇记》卷一八六引“唐”上无“大”字，“此”下衍“国中”二字。

国土有波罗林，林下有球场。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摩揭陀……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献波罗树，树类白杨……”所谓波罗林者即此。所谓球场，可能为波罗球球场。向达先生说：“波罗球为一种马上打球之戏，发源于波斯，其后西行，传至君士坦丁堡，东来传至土耳其斯坦……传入中国、印度诸地。日本、高丽亦有此戏，则又得自中国。……（《杜环经行记》）所谓球场，必谓波罗球场无疑。……波罗球传入中国，当始于唐太宗时。”“波罗球传入中国，历唐、宋、元、明而不衰……唐代之波罗球大约直接从西域传来，是以犹有波斯旧音……”（《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80—82页）“波罗球为一种马上球戏，亦有步打者。打球时并须奏乐，《羯鼓录》诸官曲太簇商有《打球乐》，大约即此时戏时之所奏。”（同上，第75页）韩振华以为球用波罗木即菩提树制，岑仲勉先生认为菩提树非中亚原产，马球（波罗球）以木或韦为之，亦成疑问……其祖语应为古伊（兰）文 *Vareta* 圆球也（《隋唐史》卷下，第646页）。阴法鲁谓：“波罗（Polo）一词源出于藏语”，说波罗球戏发源于西藏（《唐代西藏马球传入长安》，《历史研究》1959年六月号）。其实

西藏文“波罗”一词为外来语，系从西方传入，闻阴氏最近已放弃此说。关于唐代打球，详见《末禄国》。

“国土”，王静安校本作“国中”，《通典》卷一九三作“国主”，张星烺他本作“主”误，当作“土”，盖从《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通考》卷三三九引，今从之。王静安校本又谓“波”原误为“皮”，而今本《通典》卷一九三引作“波”字不误。

又有野鼠，遍于山谷。

《太平广记》卷四四〇鼠条：“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头悉已白……释道安昔至西方，亲见如此。”

王静安校本据《寰宇记》引增“野”字，而今本仍有“野”字。“遍于山谷”，《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一引作“满山谷偏”，《通考》卷三三七引作“遍满山谷”，《通志》卷一九六“山”作“于”字，王静安校本作“遍满山谷”，今从《通典》卷一九三引。

土宜葡萄、醢（音谥）罗果、香枣、桃、李。

葡萄，详见《碎叶国》。

李时珍《本草纲目》：“庵罗，梵香二合者也……华言清净……庵罗果，树生，若林檎而极大……西洛甚多，梨之类也……按《一统志》云：庵罗果俗名香盖，乃果中栖品，种出西域，亦柰类也。……食之止渴。……”（卷三〇果部）

香枣，《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伊州伊吾郡（今新疆哈密）……土贡香枣……”柳贯打《枣谱》云：“香枣出哈密”（《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二二三枣部引）。

桃，始见于《诗经·周南》“桃之夭夭”，《礼记·月令、内则、玉藻》。

李，始见于《诗经·召南》“何彼禮矣”，《礼记·内则、玉藻》。

张星烺云：“中国桃种输入伊兰，约当耶稣纪元前一二世纪，由波斯而亚美尼亚、而希腊、而罗马……玄奘《西域记》卷四，记中国桃之传植印度彭甲伯（Panjab）……桃梨之传植印度与桃杏之传植罗马，约同时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第195—196页）

《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通志》卷一九六、《通考》卷三三九引俱无“土”字，衍“偏”字，今从《通典》卷一九三引，而《通典》误“李”字为“季”字。

从此至西海，尽居土室，衣羊皮叠布，男子妇人皆着靴，妇人不饰铅粉，以青黛涂眼而已。

白鸟库吉《条支国考》：“四海一语是泛指中国四裔有四大海，前汉时代……青海被称为西海……张骞使西域……里海、波斯湾，并称之为西海，后汉又称印度洋为西海，一至唐代。杜环《经行记》中又记地中海为西海……故未能专指一海……且某一时代一呼西海之后，即使往后发见更西海水，呼之为西海，但昔日所呼之西海，其名仍未改变。”（《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此说可信。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六：“波斯青黛亦是外国蓝靛花，盖原产印度。”叠布，见《末禄国》。

《通志》卷一九六引“至”作“之”字，“不”上“人”字作“女”字。《通典》卷一九三引“此”下有“国”字，“铅粉”作“金粉”。王静安校本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引改，今从之。